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選補遺卷二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鈔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史殿榮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補遺卷二十七

元 陳仁子 輯

序

戰國策序

劉向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中
書餘卷錯亂相揉莒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

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如此字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脩書臣向以為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叙曰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絃歌移風之化叙人倫正夫婦天下

莫不曉然論孝弟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錯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恩德其上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尚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霸之起尊事周室五霸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說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

恥小國得其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
為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賢輔
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
然分明以匹夫無執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
俊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
非執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
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
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為侯王詐譎之

國興立為強是以轉相倣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并大
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
婦離散莫保其命溘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
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蓋為戰國貪饕無恥競進無
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
勝者為右兵革不休詐偽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
得施設有謀之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
守其國故孟子荀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

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
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為從張儀為橫橫則
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
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時六國為一以儼背秦秦人
恐懼不敢闕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
秦國執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橫秦弗
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
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固據崑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

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天下
杖於詐謀之弊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
以綴天下之心任刑罰以為治信小術以為道遂燔燒
詩書阬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
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壞敗
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偽
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
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

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偽偷活取容自上為之
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為
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執而為資據時而為

脫

故其謀扶

急持傾為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國教化兵革救急之
執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
為安運亡為存亦可喜皆可觀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
夫臣向所校戰國策書錄

孟子題辭

趙岐

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本末指義文辭之表也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摠謂之孟子其篇目則各自有名孟子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為魯所并又言邾為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三桓子孫既以衰微分適他國孟子生有

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
思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周衰之末戰國縱
橫用兵爭強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先權謀以為上賢
先王大道陵遲隳廢異端並起若楊朱墨翟放蕩之言
以干時惑衆者非一孟子閔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
遂湮微正塗壅底仁義荒怠佞偽馳騁紅紫亂未於是
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游於諸侯思濟斯民然
由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闊於事終莫能聽納

其說孟子亦自知遭蒼姬之訖錄值炎劉之未奮進不
得佐興唐虞雍熙之化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恥沒世
而無聞焉是故垂憲言以詒後人仲尼有云我欲託之
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於是退而論集所
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
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
五字包羅天地揆叙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
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

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賢擬聖而作者也七十子之疇會集夫子所言以為論語論語者五經之鎔鑄六藝之喉衿也孟子之書則而象之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答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

對以仁義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予魯臧
倉毀鬲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過哉旨意
合同若此者衆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為正
其文不能宏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
放而託之者也孟子既沒之後大道遂絀逮至亡秦焚
滅經術阬戮儒生孟子徒黨盡矣其書號為諸子故篇
籍得不泯絕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
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

士獨立五經而已訖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孟子長於譬喻辭不迫切而意以獨至其言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為得之矣斯言殆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於說詩也今諸解者往往撫取而說之其說又多乖異不同孟子以來五百餘載傳之者亦已衆多余生西京世尋丕祚有自來矣少蒙義方訓涉典文知命之際嬰戚于天遘屯離蹇詭姓遁身經營八紘之內十有餘年心勦形

瘵何勤如馬嘗息肩弛擔於濟岱之間或有溫故知新
雅德君子矜我幼穉睠我皓首訪論稽古慰以大道余
困吝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濟集聊欲係志於翰墨得以
亂思遺老也惟六籍之學先覺之士釋而辯之者既已
詳矣儒家惟有孟子闕遠微妙緼與難見宜在條理之
科於是乃述己所聞證以經傳為之章句具載本文章
別其指分為上下凡十四卷究而言之不敢以當遠者
施於新學可以寤疑辯惑愚亦未能審於是非後之明

者見其違闕僅改而正諸不亦宜乎

公羊傳序

何休

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其勢雖問不得不廣是以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時加釀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為

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記也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為公羊可奪左氏可興恨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二創此世之餘事斯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余竊悲之久矣往者略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

穀梁傳序

范甯

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禮壞樂崩彝倫攸斁殺逆篡盜

者國有淫縱破義者比肩是以妖災因釁而作民俗染
化而遷陰陽為之愆度七曜為之盈縮川岳為之崩竭
鬼神為之疵厲又痛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
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夫婦之道絕則谷風之篇奏骨
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
天垂象見吉凶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慎厥行增修
德政蓋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履霜堅冰所由者漸四夷
交侵華戎同貫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

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
禮亡朱干設而君權喪下陵上替僭逼理極天下蕩蕩
王道盡矣孔子覩滄海之橫流乃喟然而嘆曰文王既
沒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喪興之者在已於是就太
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修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
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於
時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
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戒拯頽綱以

繼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片
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
雖貴必屈故附執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
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既
弘麟感化而來應因事備而終篇故絕筆於斯年成天
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春秋之傳有三
而為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蓋九流分而微言
隱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鬻拳兵諫為愛君文公納

幣為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為尊祖不納子糾為內惡
公羊以祭仲廢君為行權妾母稱夫人為合正以兵諫
為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為用禮是居喪可
得而婚也以拒父為尊祖是為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
子糾為內惡是仇讎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為行權是神
器可得而闕也以妾母為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
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強通者也凡傳以通經為主
經以必當為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

所滯擇善而從乎既不俱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絕
擇善靡從庸得不並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雖我之
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於希通哉而
漢興以來壞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紛錯準裁靡定故
有父子異同之論石渠分爭之說廢興由於好惡盛衰
繼之辯訥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歎息也左
氏豔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
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

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升平之末
歲次大梁先君北蕃回軫頓駕于吳乃帥門生故吏我
兄弟子姪研講六籍次及三傳左氏則有服杜之註公
羊則有何嚴之訓釋穀梁傳者雖近十家皆膚淺末學
不經師匠辭理典據既無可觀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
傳文義違反斯害也已於是乃商略名例敷陳疑滯博
示諸儒同異之說昊天不弔太山其頽匍匐墓次死亡
無日日月逾邁跂及視息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子弟各

記所識并言其意業未及終嚴霜下墜從弟彫落二子
泯沒天實喪予何痛如之今撰諸子之言各記其姓名
名曰春秋穀梁傳集解

論語序

何晏

叙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
記諸善言也太子太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
賢及子玄成等傳之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

句頗多於魯論琅邪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故有魯論有齊論魯共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為宮壞得古文論語齊論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為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為之訓說漢末大司

農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為之註近故司空陳羣
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為義說前世傳受師說雖有
異同不為訓解中間為之訓解至于今多矣所見不同
互有得失今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為改
易名曰論語集解光祿大夫關內侯臣孫邕光祿大夫
臣鄭沖散騎常侍中領軍安鄉亭侯臣曹羲侍中臣荀
顛尚書駙馬都尉關內侯臣何晏等上

蘭亭詩序

徐師川云蘇端明嘗言魯直雜文專法
蘭亭遜齋閑覽云余李父虛中云王石

軍蘭亭記其文甚麗但天朗氣清春言秋景
以此不入選余亦謂絲竹管絃語亦重復

王羲之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

修禊事也

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上
執蘭招魂祓除不祥韻語陽秋云上巳於流

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
謂之祓禊禊者潔也

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

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

觴曲水

晉束皙傳武帝問三日曲水之義皙曰昔周
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汎酒逸詩云羽觴隨波

列

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

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

選謝叔源詩惠風滿繁
圃註謂春風施惠萬物

也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

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
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
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已快然自得
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
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以為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
況脩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

每觀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

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

莊子齊物論天

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天

後之視今亦由今之視

昔悲夫故列叙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陶淵明集序

愚曰昭明此序齊梁習氣已見毫端特其深知淵明差為可取至若駭駭

閑情一賦東坡云此乃小兒強作解事亦識趣之未起耳

昭明太子

夫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不忤不求者明達之用心
是以聖人韜光賢人遁世其故何也舍德之至莫踰於
道親己之切無重於身故道存而身安道亡而身害處
百齡之內居一世之中倏忽比之白駒寄遇謂之逆旅
宜乎與大塊而盈虛隨中和而任放豈能戚戚勞於憂
畏汲汲役於人間齊謳趙女之娛八珍九鼎之食結駟
連騎之榮侈袂執圭之貴樂既樂矣憂亦隨之何倚伏
之難量亦慶弔之相及智者賢人居之甚履薄冰愚夫

貪士競之若洩尾閭玉之在山以見珍而終破蘭之生
谷雖無人而自芳故莊周垂釣於濠伯成躬耕於野或
貨海東之藥草或紡江南之落毛譬彼鴛鴦豈競鳶鷂
之肉猶斯雞縣寧勞文仲之牲至于子常甯喜之倫蘇
秦衛鞅之匹死之而不疑甘之而不悔主父偃言生不
五鼎食死則五鼎烹卒如其言豈不痛哉又楚子觀周
受折於孫滿霍侯駉乘禍起於負芒饕餮之徒其流甚
衆唐堯四海之主而有汾陽之心子晉天下之儲而有

洛濱之志輕之若脫屣視之若鴻毛而況於他人乎是以至人達士因以晦迹或懷釐而謁帝或披褐而負薪鼓楫清潭棄機漠曲情不在於衆事寄衆事以忘情者也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迹者也其文章不羣辭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為恥不以無財為病自非大賢篤

志與道汗隆孰能如此乎余愛嗜其文不能釋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時故加搜校粗為區目白璧微瑕惟在閑情一賦揚雄所謂勸百而諷一者卒無諷諫何足搖其筆端惜哉亡是可也并粗點定其傳編之于錄嘗謂有能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抑乃爵祿可辭不必傍游泰華遠求柱史此亦有助於風教也

說

籍田說

曹植

春耕于籍田郎中令侍寡人焉顧而謂之曰昔者神農氏始嘗萬草教民種植今寡人之興此田將欲以擬乎治國非徒娛耳目而已也夫營疇萬畝厥田上下經以大陌帶以橫阡此亦寡人之封疆也日殄沒而歸館晨未昕而即野此亦寡人之先下也菽藿持疇禾黍異田此寡人之理政也及其息也涌庇重陰懷有虞撫素琴

此亦寡人之所親賢也萊藜臭蔚棄之遠壇此亦寡人
之所遠佞也若年豐歲登果茂菜滋則臣僕小大成取
驗焉又曰封人有能以輕鑿脩鉤去樹之蝎者樹得以
茂繁中舍人曰不識天下者亦有蝎者乎寡人告之曰
昔三苗共工鯀驩非堯之蝎與問曰諸侯之國亦有
蝎乎寡人告之曰齊之諸田晉之六卿魯之三桓非諸
侯之蝎與然三國無輕鑿脩鉤之任終於齊篡魯弱晉
國以分不亦痛乎曰不識為君子者亦有蝎乎寡人告

之曰固有之也富而慢貴而驕殘仁賊義甘財悅色此亦君子之蠹也天子勤耘以牧一國大夫勤耘以收世祿君子勤耘以顯令德夫農者始於種終於穫澤既時矣苗既美矣棄而不耘則改為荒疇蓋豐年者期於必收譬修道者亦期於沒世

髑髏說

曹植

曹子遊乎陂塘之濱步乎蓁穢之藪蕭條潛虛經幽踐

阻顧見鬻髀塊然獨居於是伏軾而問之曰子將結纓
首劔殉國君乎將被堅執銳斃三軍乎將嬰茲固疾命
墮傾乎將壽終數極歸幽冥乎叩遺骸而歎息哀白骨
之無靈慕莊周之適楚儻託夢以通情於是佯若有來
况若有存影見容隱厲聲而言曰子何國之君子乎既
枉輿駕閱其枯朽不惜咳唾之音而慰以若言子則辯
於辭矣然未達幽冥之情死生之說也夫死之為言歸
也歸也者歸於道也道也者身以無形為主故能與化

推移陰陽不能更四時不能虧是故洞於纖微之域通於恍惚之庭望之不見其象聽之不聞其聲挹之不充注之不盈吹之不凋噓之不榮激之不流凝之不滯寥落冥漠與道相拘偃然長寢樂莫是踰曹子曰余將請之上帝求諸神靈使司命輟籍反于骸形於是觸髀長呻廓然嘆曰甚矣何子之難語也太素氏不仁勞我以形苦我以生今也幸變而之死是反吾真也何子之好勞而我之好逸乎余將歸於太虛於是言卒絕響神光

霧除顧將旋軫乃命僕夫拂以玄塵覆以縞巾爰將藏
彼路濱覆以丹土翳以綠榛夫存亡之異世乃宣尼之
所陳何神憑之虛對云死生之必均

文選補遺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補遺卷二十八

元 陳仁子 輯

離騷

淮南王安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又曰蟬蛻於濁穢之

中以浮游於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矚然泥而

不滓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梅菴朱氏

曰按周禮大師掌六詩以教國子曰風曰賦曰比

曰興曰雅曰頌而毛詩大序謂之六義蓋古今聲

詩條理無出此者風則閭巷風王男女情思之詞

雅則朝會宴享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

祀歌舞之樂其所以分者皆以其篇章節奏之異

而別之也賦則直陳其事比則取物為比興則託

物興詞其所以分者又以其屬辭命意之不同而別之也。誦詩者先辨乎此，則三百篇者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矣。不特詩也，楚人之詞亦以是而求之，則其寓情草木，託意男女，以極游觀之適者，變風之流也；其叙事陳情，感今懷古，以不忘乎君臣之義者，變雅之類也。至於語昏寔而越禮，愆怒憤而夫中，則又風雅之再變矣。其語祀神歌舞之盛，則幾乎頌，而其變也，又有甚焉。其為賦，則如騷經首章之云也。此則香草惡物之類也。興則託物興詞，初不取義。如九歌沅芷澧蘭，以興思公子而未敢言之屬也。然詩人之興多，而此賦少。騷則興少，而此賦多。要必辨此。○愚曰：人臣事君，其心有不見知，則必假言以鳴。凡文一也。雖然，北門采芻之作辭，簡而優；柔靡騷之作辭，多而激。直此人心世道，所以不同。

九章

晦菴曰屈原既放思君念國隨事感觸輒形於聲後人輯之得其九章合為一卷非必出

於一時董子有言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嗚呼豈獨春秋也哉○又曰屈子初放猶未嘗有奮然自絕之意故九歌天問遠遊卜居以及此卷惜誦涉江哀郢諸篇皆無一語以及自沈之事而其詞氣雍容整雅尚無以異於平日若九歌則含意悽惋戀嫪低徊所以自媚於其君者尤為深厚騷經漁父懷沙雖有彭咸江魚死不可讓之說然猶未有決然之計也是以其詞雖切而猶未失其常度抽思以下死期漸迫至惜往日悲回風則其身已臨沅湘之淵而命在晷刻矣顧恐小人蔽君之罪闇而不章不得以為後世深切著明之戒故忍死以畢其詞焉計其出於瞽瞍頰惑之際而其傾輸聲竭又不欲使吾長逝之後

冥漢之中胷次介然有毫髮之不盡則固宜有
不暇擇其詞之精粗而悉叶之者矣故原之作
其志之切而詞之哀蓋未有甚於此數篇者讀
者其深味之真可為慟哭而流涕也○愚按昭
明太子文選九章止載涉江
一首而八篇尚缺今刊于此

屈原

悔菴朱氏曰原之為人其志行雖或過於
中庸而不可以為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
之誠心原之為書其詞旨雖或流於跌宕怪
神恣懟激發而不可以為訓然皆生於纏綿
惻怛不能自己之至意雖其不知學於北方
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變雅
之末流以政醇儒莊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
放臣屏子怨妻去婦投淚謳隘於下而所天
者幸而聽之則於彼此之間天性民彝之善
豈不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

此予之所以每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錢文子雜騷集傳序詩載十五國風微若僧遠若秦悉具錄之而楚以大國近在江漢間良卿良臣交政中國亦當彬彬見於文辭而於詩無傳焉至屈原賦離騷恍懣感憤遠遊放言而劉安司馬遷揚雄之徒深味其辭以為同於風雅至祖述其後者遂尊之以為經古者詩有六義唯風雅頌以名其篇而賦與比興迭行其間無定體至離騷之作則自其生而長長而仕仕而不得志不得志而不得去終始本末實敷言之而賦之體具矣騷猶擾也自傷離此擾擾以名其賦也漢王逸以離為別騷為愁經為徑既失其旨而梁蕭統選入乃特名之以騷彼徒習其讀不得其義又為畏之不敢以齒諸賦則遂撫其目而名之夫闕昧鶻巢不繫曰詩

而夫人知其為詩離騷不繫曰賦而王逸蕭
統遂不知其為賦不亦異哉且士懷材不用
於世其進退固有道矣歷觀諸詩若考槃則
不仕者也若黃鳥則欲仕而決去者也若羔
裘則既仕而去之者也至於小明則以畏罪
而不敢去免爰則以遇患而不能去坤栢舟
則以兄弟之恩而不可去彼固各當於義也
若屈原出於三閭為懷王左徒王始見知而
終不用則亦已矣而負其行能不忍湮沒鬱
邑歎歎發於詞華怨靈脩之浩蕩惡眾女之
諛詠怪處妃城女之深藏而傷椒蘭揭離之
變化問之女嬃愬之重華占之靈氛質之巫
咸欲去而不能去卒於被讒放逐自沈汨羅
是以後之君子哀其忠惜其死遐想其英靈
雖千載而猶在也予來長沙訪原遺迹邀不
可見而上人獨以原死之日共作綠舟競渡

湘水追尋荆楚之故事因取離騷命兒子橐
之稍加讎正且采集舊註以傳於楚人蓋原
之博物似子產寓言似莊周殺身似比干而
離騷之文則遂為詞賦之祖云○愚曰孔子
論三仁蓋各得其本心者也雖然以原較比
干均死也比干之忠不免商王有殺諫臣之
名屈原之賢尚免懷王有殺宗臣之惡當原
被讒放逐既不懼箕子囚奴之禍又不忍致
微子去國之心行吟澤畔欲為比干又不欲
具主為下受惡懷沙自投清風烈烈直與三
子爭光百世之
上雖曰仁可也

惜誦

此篇全用賦體無他寄託其言明切最
為易曉而其言作忠造怨遭讒畏罪之

意曲盡彼此情狀為君臣者
皆不可不察○並海菴音註

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蒼天

以為正

叶音征。○惜者愛而不忍之意。誦言也。致極也。愍憂也。憤懣也。抒挹而出之也。所者誓詞。猶所

謂所不與。芻氏同心所不與。崔慶者之類也。蒼天之色也。正平也。猶言有如白水。有如上帝之類。言始者愛惜其言忍而不發。以至極其憂愍之心。至於不得已而後發憤。懣以抒其情。則又從而誓之曰。所我之言有非出於中心而敢言之於口。則願

令五帝以折中

陟仲反

兮戒

六神與嚮服

叶蒲北反

俾山川以備御兮命咎繇使聽直

此皆

指天自誓之詞。欲使上天命此衆神察其是非。若曰。司謹司盟。名山大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也。五帝五方之帝。以五色為號者。太一之佐也。折中謂事理有不同。執其兩端而折其中。史記所謂六藝折中於夫子是也。六

神日月星水旱四時寒暑也嚮對也服罪之詞書所謂五刑有服者也山川名山大川之神御侍也咎繇舜士師能明五刑者聽直聽其詞之曲直

竭忠誠而事君兮反離羣而贅之

反

狀尤

忘僂

許緣反

媚以背佩

衆兮待明君其知之

贅狀內外

之餘肉莊子所謂附贅懸疣是也僂輕利也媚柔佞也言盡忠以事君反為不盡忠者所擯棄視之如肉外之餘肉然吾寧忘僂媚之態以與衆違其所恃者獨待明君之知耳

言與行

下孟反

其可迹

兮情與貌其不變故相

息亮反

臣莫若君兮所以證之不

遠

言人臣之言行既可蹤迹內情外貌又難變匿而入君日以其身親與之按宜其最察夫忠邪之辨蓋其

所以驗之不在於遠也○左傳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此之謂也

吾誼先君而後身兮

羗衆人之所仇也專惟君而無他兮又衆兆之所讎也

怨耦曰仇惟思念也百萬曰兆讎謂怨之當報者

壹心而不豫兮羗不可保也

疾親君而無他兮有招禍之道也

不豫言果決不猶豫也不可保言君若不

察則必為衆人所害疾猶力也與上文專惟君之語同力於君親而無私交固招禍之理

思君其莫

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事君而不貳兮迷不知寵之門

叶彌貧反言我思君意常謂羣臣莫有忠於我者則是賈近之臣皆不能致其身矣故忘己之賤貧欲自進以效其忠然其進也亦但知盡心以事君而已固不懷貳以求寵也是以視衆人之遇寵心若建惑不知所從入

之忠何辜以遇罰兮亦非余

一作

之所志

叶音

也行

下孟

反不羣以顛越兮又衆兆之所哈

呼來反叶
呼其反

也

哈啁笑
楚語也

言無罪放逐本非臣子夙心所期望
但以行不羣而至此遂為衆所笑

紛逢尤以離謗兮

謇不可釋也情沈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

叶音
彌

也

紛亂貌尤過也謇詞也釋解
也沈沒也抑按也白明辯也

心鬱邑余侘傺兮又莫察

余之中情固煩言不可結而詒兮願陳志而無路

煩言
謂煩

亂之言○左傳嘖有煩言○騷經解佩纓以結言思美人曰言不可結而詒疑古者以言寄意於人必以物結而致之如
結繩之為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又莫余聞申

侘傺之煩惑兮中悶瞀

茂之怵怵

徒昆反○號大呼也
申重也悶煩也瞀亂

也怵怵 憂貌

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

一作航

吾使厲神

占之兮曰有志極而無旁

杭方兩舟而並濟也通作航 厲神蓋殤鬼也○左傳晉侯

夢大厲祭法有奉厲公厲族厲主殺伐之神也旁輔也 言夢登天而無航者其占為但有心志勞極而無輔助

終危獨以離異兮曰君可思而不可恃故眾口其鑠金

兮初若是而逢殆

叶徒係反終危獨以離異果如始者 占夢者之言君可思者臣子之義也

不可恃者明暗賢否所遇有不同也眾口鑠金美金見 毀眾共疑之數被燒煉至銷鑠也殆危也言初以君為

可恃故被眾 毀而遭危殆

懲熱羹而吹歎齋

兮何不變此志也欲釋

階而登天兮猶有曩之態

叶音替

也整凡醞醬所和細切 為整或曰擣薑蒜

物為之階梯也蓋美然而整冷有人歆美而大熱其心
懲艾後見冷整猶恐其熱而吹之以喻常情既以忠直
得罪即痛自懲艾過為阿曲而我今尚欲釋階
而登天則是不自懲艾而猶有前日忠直之意 衆駭遽

以離心兮又何以為此伴也同極而異路兮又何以為

此援也

伴侶也極至也援引也言眾人見已所為皆驚駭遽遽以離心則無與已為侶者與眾人同事

一君而其志不同則如同欲至於一處而各行一路誰可與相援引而俱進邪

晉申生之孝子

兮父信讒而不好

叶呼反

行婞直而不豫兮鮄功用而不

就

中生事見左傳禮記鮄事見騷經天問篇不豫見上

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

之過言九折臂而成醫兮吾至今乃知其信然

忽者易而畧之

之意人九折臂更歷方染乃成良醫故吾於今乃知曾
作忠造怨之語為誠然左傳三折肱為良醫亦此意矣

則僧
弋機而在上兮爵尉羅張而在下叶音設張辟皮

反
以娛君兮願側身而無所增繳射鳥短矢也弋繳射也機張機以待發也爵羅

掩鳥網也辟開也與開同或云謂弩臂言讒賊之人陰
設機械張布開關傷害君之所惡以悅君意使人憂懼

雖欲側身避之猶恐無其處也欲儻知然徊以干條兮恐卽用重儲用

患而離尤欲高飛而遠集兮君罔謂女何之儻徊不進貌干條謂

求住也重增益也離遭也集鳥飛而下止也謂
遠遁如此則又恐君得無謂女欲去我而何住欲橫奔

而失路兮蓋堅志而不忍背貝膺判以交痛兮心鬱

結而紆軫

橫奔失路妄行遠道之譬也脣胃也脾半分也禮傳夫妻脾合也言欲妄行遠道則吾志

已堅而不息為通上章三者皆不可為則背胃一體而中分之其爻為痛楚有不可言者

擣木蘭以

矯蕙兮繫

即各反

申椒以為糧播江離與滋菊兮願春日

以為糗芳

擣春也矯猶糝也繫精細米也播種也滋見騷經糗糈也乾飯屑也春日新蔬未可食即

且以此為糗而又不志其芳香言不變素守

恐情質致之不信兮故重

直用反

著以自明

叶音芒 擣居表

茲媚以私處兮願曾

增 思而

遠身

叶音商○質猶交質之質擣舉也媚愛也謂所愛之道所守之節也私處猶曰自娛也曾重也曾思

所以慮微遠身所以避害

哀郢

楚文王自丹陽徙江陵曰郢後九世平王城之又十世為秦所拔徙東郢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

方仲春而東遷

純不雜而有常也震動也愆過也仲春二月陰陽之中沖和之氣人民和樂之

時屈原被放時適會凶荒人民離散而原亦在行中閔其流離因以自傷無所歸咎而歎皇天之不純其命不能福善禍淫相協民居使之當此和樂之時而遭離散之苦 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

夏以流亡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鼂

一作晁 吾以行

叶戶郎反

遵循也江大江也夏水名或以為自江而別以通于漢還復入江冬竭夏流故謂之夏而其入江處今名夏口即詩所謂江有汜也軫痛也甲日也朝旦也原自言其以甲日朝旦而行 發郢都而去間兮怆

荒忽其焉極楫纒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

郢都

在漢南郡江陵縣閭里門也纒揚同舉也容與徘徊也言鼓棹者亦不欲去知己之戀戀於君也

望長楸

秋

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

而不見

楸梓也長楸所謂故國喬木使人顧望徘徊不忍去也淫淫流貌夏首夏水口也浮不進之而自

流也龍門楚都南關三門一名龍門一名脩門回望不見都門則其悲愈甚

心嬋媛而傷懷

兮眇不知其所蹠

蹠音灼

順風波而流從兮焉洋洋而為

客

叶康落反○嬋媛兩見前篇眇猶遠也蹠踐也洋洋無所歸貌

凌陽侯之汜

汜反濫

兮忽翱翔之焉

於處反

薄博

心絳畫

而不解兮思蹇產而

不釋

叶時苦反○凌乘也陽侯陽國之侯溺死於水其神能為大波汎濫波貌薄止也絳懸也塞產詰曲貌

將運

舟而下浮兮上

時掌反

洞庭而下

遐嫁反

江

叶音工去終古之

所居兮今逍遙而來東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

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

時未過夏浦也故背之回首西向以

思郢也

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哀州土之平樂

洛兮悲江介之遺風

叶孚金反○水中高者曰墳詩汝墳是也望郢都也平樂地寬博而

人富饒也介間也遺風謂故家遺俗之善也

當陵陽之焉至兮秣南渡之焉

如曾不知夏之為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

陵陽未詳淼澗漾無涯也於是

始南渡大江矣夏大屋也丘墟墟也孰誰也兩東門郢都東
闕有二門也蕪穢也言楚王曾不知都邑宮殿之夏屋當為
丘墟又不知兩東門亦先王所設以守國者豈可使之至
於蕪廢耶懷王二十一年秦遂拔郢而楚徙陳不知在此

後幾年

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憂其相接惟郢路之遼遠

兮江與夏之不可涉

怡樂也憂憂相接首尾如一繼續無已也

忽若去不信

兮至今九年而不復慘鬱鬱而不通兮蹇侘傺而含

戚

叶七六反○考原初被放在懷王十六年至十八年復召用之三十年秦約懷王與會原諫止之不從懷

王遂死于秦頃襄王立復放屈原此云九年不復不知的在何時

外承歡之汨縛約兮

謏

巾林

荏稔

弱而難持忠湛湛

徒感反

而願進兮妬被

披離而鄣章之

洵約好貌謹誠也荏亦弱也湛湛重厚貌被離衆盛貌鄣壅也言小人外為諛

說以奉君之歡適情態美好誠使人心意軟弱不能自持是以懷忠而願進者皆為所嫉妬而壅蔽不得進也此章形容邪佞之態最為精切讀者宜深味之則知佞人之所以殆又信此語與孔聖之言實相發明彼

堯舜之抗行

下孟反

兮瞭杳杳其薄

博天叶鐵

因反

衆讒人之

嫉妬兮被以不慈之偽名

堯舜與賢而不與子故有不慈之名莊子云堯不慈舜不孝蓋

戰國時流俗有此語也

憎愠

紆粉反

愉

力允反

之脩美兮好

呼報反

夫扶人

之忼

苦朗反

慨

一作磴苦蓋反

衆踈

思葉反

蹠而日進兮美超遠而

踰邁

愠心所緼積也思求曉知謂之愉忼慨激昂之意補曰君子之愠愉若可鄙者小人之忼慨若可喜者惟

明者能察之，跖行貌，亦謂讒佞之人。亂曰：曼，萬。余目日進於前，使人美而好之，愈甚而無已。

以流觀兮冀壹反之何時，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

式救丘

叶音欺

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曼，遠意。鳥飛反故鄉，思舊巢也。首，丘謂以首枕丘而死，不忘其所自生也。禮曰：大鳥獸喪其羣，匹越月踰時，則必反。巡，過其故鄉。又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人有言：狐死正丘首，仁也。忘，謂忘其故鄉。

抽思

以篇內少歌首句二字為名

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乎增傷。思蹇產之不釋兮，曼

遭夜之方長悲秋風之動容兮何回極之浮浮數

所矩反

惟蓀之多怒兮傷余心之悞悞

音憂○秋風動容謂秋風起而草木變色回極

浮浮未詳所謂或疑回極指天極回旋之樞軸浮浮言其運轉之速而不可常亦未知是否此下諸篇用字立語多不可解甚者今皆闕之不敢強為之說數計也惟思也蓀說見騷經蓋寓意於君也悞愁也言計而思之君多妄怒刑罰不中使余心憂願遙起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珍結

微情以陳詞兮矯以遺

去聲

夫美人

尤過也鎮止也矯舉也覽民之尤而察其

有罪之實庶以自止其憂則又愈見其怒之不當而可憂益甚故結情於詞以告君也美人已見騷經亦寄意於君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

反既有此他志

叶音之○咸言黃昏說見騷經言君與已始親而後疏

憍吾以其

美好兮覽余以其修姱

叶音戶

與余言而不信兮蓋為

去聲

余而造怒

憍矜也莊子虛憍而盛氣覽示也姱好也言君自多其能言又非實本無可怒但以惡我

之故為我作怒

願承間

閑而自察兮心震悼而不敢悲夷猶而

冀進兮心怛

當割反

傷之憺憺

徒感反間間暇也莊子今日宴間察明也怛悲慘也

憺憺安靜意謂欲承君之間暇以自明而不敢然又不能自已故夷猶欲進而心復慘遂靜默而不敢言觀此則知屈原事君憺憺之意蓋極深厚豈樂以婞直化上而取名者哉 茲歷情以陳辭兮

詳

與伴同

聾而不聞固切人之不媚兮眾果以我為患

還音

叶胡門反○歷猶列也詳詐也切人不媚言懇切之
人不能軟媚君或未怒而衆已病之蓋惡其傷已 初

吾所陳之耿古迥反著兮豈不至今其庸亡何獨樂斯之

蹇蹇兮願蓀美之可完叶胡光反○耿明貌庸何用也

所陳之言明白如此豈不至今猶可覆視而何用乃亡
之耶然吾非獨樂為此蹇蹇而不樂為順從也但以願

君之德美猶可復全是以不得已而為此 望三五以為
耳所謂尚幸君之一寤者如此其志切矣

像兮指彭咸以為儀夫何極而不至兮故遠聞問而難

虧三五謂三王五帝或曰三王五伯像謂肖古人之形
而則其像儀謂以彼人為法而效其儀如儀禮所說

國君行禮而視祝為節之類是也極至也至到
也視彼像儀而必欲求到其極則遠聞而難虧善不由

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孰無施

始反

而有報兮孰不實

而有獲

此四語者明白親切不煩解說雖前聖格言不過如此不可但以詞賦讀之

少歌曰

與美人之抽思兮并日夜而無正

叶音

憍吾以其美好

兮教朕辭而不聽

平聲○少歌樂章音節之名荀子倦詩亦有小歌即此類也抽拔也思意

也并日夜言旦暮如一也無正無與平其是非也教倨視也

倡曰有鳥自南來兮集

漢北好姱佳麗兮肆獨處此異域既惇獨而不羣兮又

無良媒在其側

叶莊力反

道卓遠而日忘兮願自申而不得

叶徒力反

望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

倡亦歌之音節所謂發歌句者

鳥蓋自喻屈原生於夔峽而仕於鄢郢是自南而集於漢北

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悔

明之若歲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

秋夜方長憂不能寐

故望孟夏之短夜而冀其曉也晦明若歲夜未短也一夕九逝思之切

曾不知路之曲直

兮南指月與列星願徑逝而不得兮魂識路之營營

言初

不識路後以月星而知向背然欲去而未得者以魂雖識路而營營獨往無與俱也

何靈魂之

信直兮人之心不與吾心同理弱而媒不通兮尚不知

余之從容

言靈魂忠信而質直不知人心之異於我故雖得歸亦無與左右而道達之者彼又安能

知我之間暇而不變所守乎

亂曰長瀨湍流沂江潭

叶音

兮狂顧南

行聊以娛心兮

溯水淺處湍急流也逆流而上曰沂澤深淵也狂顧憂懼而驚視也自江入湖

自湖入湖皆沂流而南行

軫石歲

恨入鳥皆反

鬼

吾回反

蹇吾願

叶魚新反

兮超

回志度行隱進兮

軫石未詳超回隱進亦不可曉今并闕之

低徊夷猶宿北

姑兮煩寃替

茂容實沛徂兮

北姑地名替容替亂之意見於容貌實沛徂誠欲沛

然如水之流去

愁嘆苦神靈遙思兮路遠處幽又無行媒

叶莫悲反

兮

靈靈也

道思作頌聊以自救兮憂心不遂斯言誰告

叶居

后兮兮道思者且行且思也解救也

懷沙

言懷抱沙石以自沈也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

莫補反

傷懷永哀兮汨

越筆反

徂南

土

滔滔水大貌莽莽茂盛貌汨汨行貌徂南土汨沅湘也

眴

與瞬同音胡絹反

兮沓沓孔靜

幽默鬱結紆軫兮離愍而長鞠

叶各頌反

撫情致志兮冤屈

而自抑

叶於草反眴目數搖動之貌沓沓深冥之貌孔甚也默無聲也紆屈也軫痛也離遭也愍憂也

鞠窮也撫循也效猶覈也抑按也言撫情覈志無有過夫則屈志自抑而不懼 矧方以為園兮

常度未替易初本迪

史作由

兮君子所鄙章畫

獲

志

史作職

墨兮前圖未改

叶音己○剏圓削也度法也替廢也言欲變心從俗而常法未廢不能遽變也

易初謂變易初心也本迪未詳章明也志念也墨謂繩墨言譬之工人章明所畫之繩墨而念之不忘者亦以

前人之法
度未改

內厚質正兮大人所賊巧倕垂不斷兮孰察

其揆正

所賊所盛美也倕書作垂性巧舜命以
為共工斲斫也揆度也即上章所謂畫

玄文處

幽兮矇眊謂之不章離婁徵睇弟兮瞽以為無明

叶音
芒玄

墨也幽冥也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
眊離婁古之明目者也睇眇之也瞽盲者

變白以為

黑兮倒上以為下

叶音
戶

鳳凰在茲

音奴又女家
反又音暮

兮雞鶩

木

翔舞茲籠
落也

同糅

女救
反

玉石兮一槩

古代
反

而相量夫惟

黨人之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藏

槩平斗
斛木也

任重載盛兮

陷滯而不濟懷瑾

僅握瑜
俞

兮窮不知所示

盛多也陷
沒也滯留

也濟度也此言重車陷濘而不得度也在衣為懷在邑
手為握瑾瑜美玉也不知所示人皆不識無可示者邑

犬羣吠兮吠所怪也非俊疑傑兮固庸態也非毀也知過千人謂

之後十人謂之餘庸廝賤之人文質䟽內兮衆不知余之異采叶此禮反材

朴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叶于彼反○文質其文不艷也䟽迂闊也內木訥也異采

殊異之文采也材木中用者也朴未斲之質也委積言其多有唯所用之而世莫知之也重平聲仁襲

義兮謹厚以為豐重華不可五故反選與迂同兮孰知余之從

容襲亦重也豐猶富足也選逢也從容舉動自得之意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何

故湯禹久遠兮邈而不可慕古有不並言聖賢不並時而生懲違改忿

兮抑心而自強

其兩反

離慙

史作潘

而不遷兮願志之有像

違過也像法也強於為善而不以憂患改其節欲其志之可為法也

進路北次兮日昧昧

其將暮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故

言將北歸郢都而日暮不得前也於是將

欲舒憂以娛哀而念人生幾何死期將至其限有不可得而越

亂曰浩浩沅湘分流汨

兮修路幽蔽道遠忽兮

浩浩廣大也汨流貌修長也

懷質抱情獨無

匹兮伯樂既沒驥馬程兮

匹當作正日夜無正之正意同伯樂善相馬者也程謂校

量才力

民生稟命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

錯置

也言民之生莫不稟命於天而隨其氣之短長厚薄以為壽夭窮達之分固各有置之之所而不可易矣吉者

不能使之凶凶者不能使之吉也是以君子之處患難必定其心而不使為外物所動搖必廣其志而不使為細故所狹隘則無所畏懼而能安於所遇矣

曾增

傷爰哀永歎喟兮世溷濁

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

按此四句若依史記移著上文懷質抱情之上而以下章死不可

可讓願勿愛兮永余何畏懼之下文意尤通貫但史於此又再出恐是後人因校誤加也知死不可

讓願勿愛

叶於既反

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為類兮

補曰屈子以為知死

之不可讓則捨生而取義可也所惡有甚於死者豈復愛此七尺之軀哉類法也以此言為法也

思美人

思美人兮擘涕而竚眙

丑史反

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

詒

叶音異○美人說見上篇寄意於君也擊猶收也對久立也臨直視也

蹇蹇之煩冤兮

陷滯而不發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沈菀

鬱

而莫達

承上

而言陷滯不發亦以陷滯為喻也申重也今日已暮明日復旦也菀積也

願寄言於浮雲兮

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辭兮羌迅高而難當

亦承上章

陷滯而言欲因雲致辭則雲雨不聽欲因鳥致辭則鳥飛速而又高難可當值也

高辛之靈晟

兮遭玄鳥而致詒

詒皆叶平去二聲

欲變節以從俗兮媿易初

而屈志

玄鳥致詒事見天問此因上章歸鳥難當而上感高辛之事下媿不能易初而屈志

獨歷

年而離愍兮羌弭心猶未化

叶音

寧隱閔而壽考兮何

變易之可為

為憤懣也德閔壽考優游平歲也然終不能變易其初心知前轍之不

遂兮未改此度車既覆而馬顛兮蹇獨懷此異路

知直道之

不可行而不能改其度雖至於車傾馬仆而猶獨懷其所由之道不肯同於衆人也勒騏驥而更

駕兮造

七到反父甫

為我操之遷遂

七旬反

次而勿驅兮聊

假日以須昔

時

指嶠

波

冢之西隈兮與纁

熏

黃以為期

造父善御周穆王時人操之執轡也遷猶進也遂次猶遠巡也嶠冢山名漢水所出也見為貞纁淺絳也日將入時色纁且黃也以馬既顛故更駕駿馬使善御者操其轡遂巡而不速往但期至於荒服絕遠之地以窮日之力而自休焉蓋知世路之不可由而欲遠去以俟命

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

悠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一作大薄之

芳蒨兮搴長洲之宿莽莫古反惜吾不及古之人兮吾誰

與玩此芳草叶七古反謂生不及其同時解篇區薄與雜菜兮

以為交佩叶音備佩繽紛以繚了轉兮遂萎於危反絕而離

異吾且儻回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叶音替竊快在其

中心兮揚厥憑而不竦芳與澤其雜糅兮羌芳華自中

出叶尺遂反○篇篇蓄也似小梨赤莖節好生道旁薄

二物而以上文之蒨莽備為交佩也繚繞也繽紛繚轉

言佩之美然適佩之而遽已萎絕而離異矣於是且復

優游忘憂以觀世變又樂其所得於中者以舒憤懣
而無待於外則其芬芳自從中出初不借美於外物

紛紛
郁郁其遠烝兮滿內而外揚情與質信可保兮羌居蔽

而聞

章

郁郁盛也烝芳氣之遠聞也此承上章芳草華
自中出遂言其郁郁遠烝皆由情質誠實可

保故所居雖蔽
而其名聞則章

令薜荔以為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芙

蓉以為媒兮憚蹇

起度反

裳而濡足

內美既足恥因介紹
以為先容而託以有

憚

登高吾不說

悅

兮入下吾不能

叶音泥

固朕形之不服

兮然容與而狐疑

道既不行居上處下無適而可形
偃蹇而不服心耿介而使然也

廣

遂前晝

獲

兮未改此度也命則處幽吾將罷

讀作疲

兮願

及白日之未暮也獨煒煒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與

懷沙章畫

之畫同

惜往日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時奉先功以照下兮明

法度之嫌疑

時謂時之政治也言往日嘗見信於君而受命以昭明時之政治也先功謂先君之

功烈也嫌疑謂事有同異而可疑者也

國富強而法立兮屬燭貞臣而日

俟與嬉同

秘密事之載心兮雖過失猶弗治

平聲○屬付也貞臣正固

之臣原自謂也日俟所謂逸於得人也雖國所祕之密事皆載於其心是以或有過失猶寬而不治其罪也

心純厲而不泄兮遭讒人而嫉之君舍怒以待臣兮不

清澂其然否

叶音悲○厲辱也泄漏也謂不敢漏其密事也讒人謂上官大夫靳尚之徒也清澂

猶審察也○史記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屬草業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原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即此事

蔽悔君之聰明

兮虛惑誤又以欺弗參驗以考實兮遠遷臣而弗思信

讒諛之溷濁兮賊

古盛字

氣志而過之

虛空也惑誤疑而誤之也然猶畏之

也至於欺則公肆誣罔而無所憚矣王逸曰專擅恩威握王權也欺罔戲弄若轉丸也此言得之矣過之猶所謂督過

何貞臣之無罪兮被讒謗而見尤

叶于其反

慙光景

之誠信兮身幽隱而備之

無罪見尤慙見光景故竄身於幽隱然亦不敢不為之備

也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卒沒身而絕名兮

惜靡

古壘字

君之不昭

叶音周

○言沈流之後沒身絕名不足深惜但惜此讒人靡君之罪

遂不昭著耳此原所以忍死而有言也其亦可悲哉

君無度而弗察兮使芳草為

藪幽馬抒情而抽信兮恬死亡而不聊

叶音留

獨郭靡而

蔽隱兮使貞臣而無由

無度弗察王逸曰上無檢押以知下也記曰無節於內者其察

物弗省矣此之謂也藪幽藪澤之幽暗也言芳草宜殖於階庭而今反使為藪澤之幽暗也恬安也言安於死

亡不苟生也無由無路可行也

聞百里之為虜兮伊尹烹於庖廚

叶音稠

呂望屠於朝歌兮甯戚歌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繆兮

世孰云而知之

叶音周晉獻公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以百里奚為秦繆公夫人媵百里奚

亡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其賢以五段羊皮贖之釋其囚與語國事大悅授以國政號曰五段大夫伊呂甯

戚事見
騷經

吳信讒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後憂介子忠而立

枯兮文君寤而追求封介山而為之禁兮報大德之優

游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

叶音周自沈流至此二十四句為一

韻譬之食物咀嚼而審其美惡也子胥事見涉江介子名推文君晉文公也文公為公子時遭驪姬之譖而出奔介子推從行道乞食子推割股肉以食文公公文公得國賞從行者不及子推子推入綿上山中文公寤而求

之子推不出文公因燒其山子推抱樹自燒而死文公遂封綿上之山號曰介山禁民樵採使奉子推祭祀以報其德又變服而哭之優游言其德之大也

親身切於己身謂割股也縞素白緞縗也

或忠信而

死節兮或詆

移

謾而不疑弗省察而按實兮聽讒人之

虛辭芳與澤其雜糅兮孰申旦而別

彼列反之

一說自篇首至此為

一韻何芳草之早妖兮微霜降而下戒

叶居得反

諒聰不明而

蔽靡兮使讒諛而日得

得得志也

自前世之嫉賢兮謂蕙若

其不可佩

叶音備

妬佳冶之芬芳兮慕

莫湖反

母姣而自好

耗叶虛計反

雖有西施之美容兮讒妬入以自代

叶徒計反若杜若也

治妖治女態暮母黃帝妻貌甚醜姣妖媚也西施越之美女勾踐得之以獻吳王

願陳情以白

行

下孟反

兮得罪過之不意情免

一作宛

見之日明兮如列

宿之錯置

白明也自明其行之無罪不意出於意外情兒情實與兒枉猶言曲直也列宿錯置言其

光輝而明白也

乘騏驥而馳騁兮無轡銜而自載

叶于賜反

乘汜

汜

敷

以下流兮無舟

當作維

楫而自備背法度而心治兮

辟

與譬同

與此其無異

轡馬韁銜馬勒也載乘也汜汜編竹木以渡水也此無騏驥而但乘

驚馬又無轡銜與御者而自乘載既無舟楫而但乘汜汜又無維楫與舟人而自為備禦其亦可謂危矣背法

度而以私意自為治者與此無以異也

寧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

叶于 不畢辭以赴淵兮惜靡君之不識音志自可佩至此十二句為一

韻不死則恐邦其淪喪而辱為臣僕故曰禍殃有再箕子之憂蓋如此也識記也設若不盡其辭而閔默以死則上官靳尚之徒靡君之罪誰當記之耶其為後世君臣之戒可謂深切著明矣

橘頌

后皇嘉樹橘徠

古來字

服

叶蒲北反

兮受命不遷生南國

域兮

后皇指楚王也嘉喜好也言楚王喜好草木之樹而橘生其土也漢書江陵千樹橘楚地正產橘也受命不遷記所謂橘踰淮而北為枳也舊說屈原自此志節如橘不可移徙是也篇內意皆攷此

深固難徙

更壹志兮綠葉素榮紛其可喜

許志反叶居例反

兮

以其受命獨生南國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補遺
卷二十八

三

故壹志而難從橘葉青華白紛然而可喜也

曾曾枝剡

以冉反

棘圓果搏兮青

黃雜糅文章爛

叶盧干反

兮

曾重繫也剡利也果草木之實可食也搏圓也與團同音未熟

時黃已熟持也先後雜糅文章爛然也

精色內白類任道

叶徒苟反

兮紛兮緼

宜修姱而不醜兮

精色外色精明也內白內懷潔白也外精內白似有道也紛緼盛貌

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

爾指橘而言幼志言

自幼而已有此志蓋其本性然也自此以下申前義以明已志

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

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

補曰凡與世遷徙者皆有求也吾之志舉世莫得而傾之者無

求於彼故也死而復生曰蘇

閑

必結反俗作閑非

心自慎終不過失

叶音

兮

秉德無私參天地兮願歲并謝與長友

協羊里反

兮淑離不

淫梗其有理兮

并謝猶永謝也歲并謝而長與友則是終身友之矣淑善也離如離立言孤特

也梗強也

年歲雖少可師長兮行

去聲

比鼻伯夷置以為像兮

年歲雖少亦言其本性自少而然非積習勉強也伯夷孤竹君之長子也事見史記言橘之高潔可比伯夷宜立以為像而效法之亦因以自託也

悲回風

悲回風之搖蕙兮心寃結而內傷物有微而隕性兮聲

有隱而先倡

音昌回風旋轉之風也亦上篇悲秋風動容之意言秋令已行微物凋隕風雖無形

而實先為之倡也世之治亂道之興廢亦由是矣

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

而不忘萬變其情豈可蓋

反古大

兮孰虛偽之可長

因回風之

有實而搖蕙遂感彭咸之志雖萬變而不可易亦以其有其實也若涉虛偽則已不能久矣

鳥獸鳴

以號

豪

羣兮草苴

七古七閭子旅反賈土加二切

比鼻

而不芳魚鼈鱗

以自別兮蛟龍隱其文章故荼薺

一作苦

不同畝兮蘭茝

幽而獨芳

苴苦草也葺整治也荼苦菜也薺甘菜也言秋冬向寒鳥獸鳴號以求羣類則草已枯矣

雖比而合之亦不能有芬芳之氣魚整治其鱗以自別異則蛟龍亦隱其文章以避之皆言時勢之不同如回風既起則蕙不得不墮其性也蓋荼薺甘苦不能同生而蘭茝雖更幽僻而能自芳亦其情之不可蓋者而非

有虛偽之飾也

惟佳人之永都兮

更平統世以自貶

叶平聲眇遠

志之所及兮憐浮雲之相羊介眇志之所惑兮竊賦詩

之所明

叶音芒○佳人原自謂也都美也更盛也統世謂先世之垂統傳世也自貶謂已得續其官職

也相羊浮遊貌因自言其志之高遠與浮雲齊而不能有合於世是以其志不能無感而遂賦詩以明之惟

佳人之獨懷兮折芳椒以自處曾增歔歔之嗟嗟兮獨

隱伏而思慮涕泣交

有下字一有流字

而淒淒兮思不眠以至

曙終長夜之曼曼

莫半反

兮掩此哀而不去寤從容以

一作

而周流兮聊逍遙以自恃

叶上聲

傷太息之愍憐

一作歎兮

氣於

鳥

邑

鳥合反又並如字

而不可止，紆思心以為纒，纒兮編

愁苦以為膺，折若木以蔽光兮，隨飄風之所仍

紆戾也，纒已見

騷經編結也，膺胃也，謂絡胃也，光謂日光也，仍因就之意，言欲自悔而隨俗

存髮髴而不見

兮，心踊躍其若湯，撫珮衽以索志兮，起悵悵而遂行

戶叶

郎反，髮髴謂形似也，蓋指若而言，衽裳際也

歲習習，忽

其若頽兮，音亦冉冉

而將至，頽衡

一作紫

槁而節離兮，芳已歇而不比

音鼻時，謂衰老

之期也，節離草枯則節處斷落也，比合也

憐思之不可懲兮，證此言之不可

聊留

叶音

寧溘死而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常愁

聊頽也

孤子

嗙而杖淚兮放子出而不還

叶胡
昆反

孰能思而不隱兮昭

彭咸之所聞

幼而無父曰孤放棄
逆也隱痛也昭明也

登石巒以遠望兮路

眇眇之默默入景

葛洪始加
多為影

響之無應兮聞省想而不

可得

山小而銳曰巒省想聞見所
不能接而但可省記思想也

愁鬱鬱之無快兮居

戚戚而不可解

居隘反叶
居宜反

心鞿羈而不開兮氣繚轉

而自締

文尔反又音啼繚轉自締
謂繚戾回轉而自相結

穆眇眇之無垠兮莽

芒芒之無儀聲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為

儀匹
也或

曰儀猶像也言己之愁思浩然廣大幽深不可為像也
聲有隱而相感意其可以寤於君心也物有純而不可

為則其心已一於彼而不可變矣不可為如言疾不可為之意

邈漫漫之不可量兮縹

綿綿之不可紆愁悄悄之常悲兮翩冥冥之不可娛凌

大波而流風兮託彭咸之所居

邈遠也縹微細也紆縈也翩疾飛也冥冥遠去

也流猶隨也凌波隨風而從彭咸又自沈之意也

上高巖之峭

七笑反

岸兮處雌

蜺

五訖反

之標

從木匹小反

顛據青冥而攄虹兮遂儵忽而

捫天吸湛露之浮涼兮漱凝霜之零零

叶字反

依風穴以

自息兮忽傾寤以嬋媛

峭峻也標杪也顛頂也攄舒也捫撫也湛厚也漱瀉口也零零

分散貌風穴風從地出之處也傾寤傾側而覺悟也嬋媛已見前大率悲感流連意也

馮皮冰崑

崙以激霧兮隱

於新反

岷山以清江憚涌湍之磻磻

古蓋字

兮聽波聲之洶洶

音凶馮據也如馮軾之馮激霧去其昏亂之氣也隱依也如隱几之隱清

江去其濁穢之流也岷與岷同在蜀郡江水所出也磻磻水石聲洶洶風水聲

紛容容之無經

兮固芒芒之無紀軋洋洋之無從兮馳委

透

移之馬止

容容紛亂之貌軋傾壓之貌言已心煩亂無復經紀欲進則無所從欲退則無所止也

漂翻翻

其上下兮翼遙遙其左右

叶羽已反

汜滴滴

決

其前後兮伴

張弛

矢

之信期

叶上聲

○上三句亦皆言其反覆不定之意叛熱散之貌言其憂心雖若不能

自定而其張弛進退又自不失其時也

觀炎氣之相仍兮窺煙液之所積

悲霜雪之俱下兮聽潮水之相擊

炎氣火氣也相仍者相因而不已也煙液

者火氣鬱而為煙煙所著又凝而為液也潮海水以月加子午之時一日而再至者也朝曰潮夕曰汐借

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求介子之所存兮見伯

夷之放迹

黃棘棘刺也枉曲也以棘為策既有芒刺而又不直則馬傷深而行速舊註以為願借神

光電影飛注往來施黃棘之刺以為策以求子推伯夷之放迹是也心調度而弗去兮刻

著志之無適曰吾恐往昔之所冀兮悼來者之愁愁的

反○調度見騷經愁愁憂懼貌言心乎二子之調度而不忍去刻為二子之明志而無他適往昔所冀謂猶欲有為於時來者愁愁謂將赴水而死也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

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

子胥事見前篇適使安也莊子曰申徒狄

諫紂不聽貞石自沉於河

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心絳結

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

任負也石或謂百二十斤也補引大選江賦註任石即懷

沙也其說微近

九歌

晦菴曰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

巴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覡作樂歌舞以娛神瑩荆陋俗詞既鄙俚而其陰陽人鬼之間又或不能無褻慢荒淫之雜原既放逐見而感之故願為更定其詞去其泰甚而又因彼事神之心以寄吾忠君愛國眷戀不忘之意是以真言雖若不能無嫌於燕昵而君子反有取焉○思按九歌十一章如東皇大一

雲中居湘君湘夫人少司命山鬼六篇已入選中矣尚有司命而下五篇未選今補此

屈原

大司命

晦菴曰周禮大司命以煇燎祀司命司命疏引星傳云三台上台曰司命

又文昌宮第四亦曰司命故有兩司命○迂齋樓氏曰原非徵福於司命也所謂順受其正者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凍雨兮

灑塵

叶除旬反○天門上帝所居紫微宮門廣開為神將降也吾主祭者自稱也大司命陽神而尊故但

為主祭者之詞乘玄雲者知神將降而往迎之飄風回風也凍雨暴雨也灑塵清道也

君回翔兮

以下踰空桑兮從女

與汝同

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

予

叶音與○若與女皆稱神若尊而汝親也曰翔盤旋也空桑山名總總衆貌予者贊神而為其自謂之稱

也言見神既降則遂往從之因笑其威權之盛曰九州人民之衆如此何其壽夭之命皆在於已

高飛

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兮齊速導帝之兮九

阼

岡○乘猶乘車清氣謂輕清之氣御猶御馬陰陽則兼清濁變化而言齊速整齊而疾速也導奉引也帝

天帝也之適也阼與岡同謂山脊也九阼者岡禮職方氏九州之山鎮曰會稽衡山華山沂山岱山嶽山醫無閭霍山恒山也此言已得從明神登天極奉至尊而周游宇內

靈衣兮被被

披

玉佩兮

陸離一陰兮一陽衆莫知兮余所為

被披長貌一陰一陽言其變化循環

無有窮已也

折䟽麻兮瑤華

叶芳無反

將以遺兮離居老冉冉兮

既極不寢近兮愈䟽

䟽麻神麻也極窮也寢漸也䟽遠也此以神既去而思之如雲中君

卒章之意

乘龍兮鞞鞞高駝兮冲天

叶鐵因反

結桂枝兮延竚羌

愈思

去聲

兮愁人

鞞鞞車聲與詩有車鄰鄰字同言既去而不留使已延望而怨思

愁人

兮柰何

叶音奚

願若今兮無虧固人命兮有當

丁浪反

孰離

合兮可為

無虧保志守行無損闕也又言人受命而生貧富貴賤各有所當或離或合神實司之非

人之所能為也因祀司命發此意則原順受其正各履矣

東君

按此日神也禮曰天子朝日於東門之外又曰王宮祭日也漢志亦有東君○

迂齋樓氏曰此
即迎日之祭

噉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

兮既明

叶音芒○噉溫和而明盛也吾主祭者自稱也
檻楯也言吾見日出東方照我檻楯光自扶桑

而來即乘馬以
迎之而夜既明

駕龍輶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長太息

兮將上心低徊兮顧懷

叶胡
咸反

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

忘歸

輶車轅也龍形曲似之故以為轅雷氣轉似輪故
以為車輪言乘此車以往迎日入以驟登高遠而

低徊顧懷遂見下方所陳鐘鼓琴瑟聲音之美靈巫會
舞容色之盛足以娛悅觀者使之安肆喜樂久而忘歸

如下文
所云

絙瑟兮交鼓簫鐘兮瑤虞鳴虺

池

兮吹竽思靈

保兮賢媵翺飛兮翠曾

與翺同

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

叶音

靈之來兮蔽日

絃張急絃也。交鼓對擊鼓也。周禮有鍾笙之樂。註云鍾笙與鍾聲相

應之笙然則蕭鐘與蕭聲相應之鍾與虞縣鐘磬之木瑤虞以美玉為飾。箏竽樂器名。箏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圓三寸一孔。上出橫吹之靈保神巫也。翺小飛輕揚貌。曾舉也。又翺飛也。言巫舞工巧翺然若翠鳥之舉。展詩猶陳詩會舞。猶合舞律謂十二律。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中呂蕤賓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也。作樂者以律和五聲之高下節謂其始終先後。疏數疾徐之節。靈來蔽日。言日神悅喜於是來下從其官屬蔽日而至。

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夫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淪降

叶胡剛反

援北斗兮酌桂漿撰余轡兮高駝翔杳冥冥兮以

東行

叶胡剛反○青衣白裳日出東方入西方故用其方色以為飾也天狼星名晉志狼一星在東井南

為野將主侵掠弧九星在狼東南天弓也主備盜賊漏沒也降下也言日下而入太陰之中也北斗七星在紫宮南其杓所建周於十二辰之舍以定十有二月斟酌元氣運平四時者也詩維北有斗不可以施酒漿撰持也杳深也冥幽也言日下太陰不見其光杳杳冥冥東行而復上出也

河伯

舊說以為馮夷其言荒誕不可稽考今闕之大率謂黃河之神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

兮驂螭

叶丑知反○此亦為女巫之詞汝指河伯也河為四瀆長九河徒駭太史馬頰覆闕胡蘇簡潔

鈎盤昂津也禹治河至兗州分為九道以殺其溢其間相去二百餘里徒駭最北馮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

道東出分為八枝也
衡也螭如龍而黃無角

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

日將暮兮悵忘歸惟極浦兮寤懷

叶虛韋反○崑崙山
名河出崑崙虛色白

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百里一小
曲千里一曲一直寤覺也懷思也

魚鱗屋兮龍堂

叶音

同紫貝闕兮朱宮靈何為兮水中

龍堂以龍
鱗為堂

乘白鼈兮

逐文魚

叶上
聲

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

叶音
大

鼈為鼈
逐從也

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

魚鄰鄰兮媵予

子謂河伯交手者古人將別則相執手
以見不忍相遠之意晉宋間猶如此東

行順流而東也美人與予皆巫自謂也媵送也既已別
矣而波猶來迎魚猶來送是其眷眷之無已也三閭大

夫豈至是而始
嘆君恩之薄乎

國殤

謂死於國事者小爾雅曰無鬼之主謂之殤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

叶音

旌蔽日兮敵

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

叶音詢戈干頌戟也犀甲以犀皮為鉞考工記犀甲壽百年錯

交也短兵刀劍也言戎車相迫輪轂相錯長兵不施故用刀劍以相接擊司馬法曰弓矢圍父才守戈戰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夫交墜士爭先謂兩軍相射流矢交墜壯夫奮怒而爭先

凌余陣兮躐

余行左騂殪兮右刃傷靈輿兩輪兮繫四馬援玉枹兮

桴

擊鳴鼓天時懟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墜

叶上與反○凌犯也

躡踐也殪死也援枹擊鼓言志愈厲氣益盛也懟怒也嚴威也嚴殺猶言鏖戰痛殺也棄原壁骸骨棄於原壁言已適值天之怨怒故衆皆見殺不得葬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

遠帶長劔兮挾素弓

叶音經

首雖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

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

為鬼雄

叶音形○平原忽兮路超遠言身棄平原神欲歸而去家遠也帶劔挾弓猶不合武也懲創父

也雖死而心不悔也魂魄死者之神靈蓋魂神而魄靈魂氣而魄精魂陽而魄陰魂動而魄靜生則魂載其魄魄檢其魂死則魂遊散而歸于天魄淪墜而歸于地也毅為鬼雄者毅然為百鬼之雄傑

禮魂

禮一作祀或曰禮魂謂以禮善終者

成禮兮會鼓傳芭

反卜加

兮代舞姱

戶女倡兮容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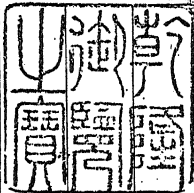
會鼓急疾

擊鼓也芭與葩同巫所持之香草也代更也持以舞訖復傳與人更用之也姱好也女倡女子為倡優也容與

有態度也

春蘭兮秋鞠長無絕兮終古

春祠以蘭秋祠以鞠即所傳之葩也



文選補遺卷二十八